

从西当的月色开始

文/马温

西当在云南香格里拉,一个小村子,和著名的雨崩相隔一重山。从这里骑马进雨崩,还要大半天时间。我们从飞来寺赶到西当,月亮已经爬上山,只好住下。这一天是2012年的最后一天,我们原来的计划是在雨崩迎接新年的第一个黎明。有点遗憾。

客店是一个藏族汉子开的,我们借他的炉灶烧了几个菜,要了白酒,请他一起上桌。那个夜晚,喝了不少酒。汉人唱汉歌,藏人唱藏歌,汉人还在藏人的带领下,手拉手,一起围着饭桌跳藏舞。唱啊跳啊,就有人说,新年到了。醉眼朦胧看月亮,只觉得很大,很白。

我的2013,就从西当的这片月色开始。

第二天骑马上山,山谷间随处可见巨大的古松。松树的高度让人触目惊心。月光的皎洁,加上古木的森然,似乎赋予了这一年某种意义。当时有所心动,却又一闪即逝。一年很长,今天才是首日。马走得颠簸,很快,也就忘记了这所谓意义。

但日子没有忘记消失,这就好像梧桐不会忘记掉光树叶。这一年,可供飘零的残叶不多了。那就来说说它的“飘零”吧。

“飘零”就是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地。小学生的数学书对这种现象会这样表述:“一片叶子从甲地到达乙地。”还有别的表述,比如“这是一种穿梭行为。”想想这一年,记得住的印象当然包含着穿梭。从镇江出发,去看藏寨中的水磨坊,看沂蒙山区成片的桃林,看川藏线卡萨湖边那一群斑斓锦鲤,这似乎都属穿梭行为。

树叶的穿梭是回不去的单程票,决绝,激烈,哀美,穿梭的结果是从一个生命体变成泥土;我的



图/东方IC

穿梭很安全,我回得去。这个重大差异让我保全了本来面目,也令我的穿梭显得浮光掠影。你走出去了,走得很远,最终还是要回头——这个宿命,表明你的穿梭是悬空的,不像树叶那样不顾一切就栽下地。这样的穿梭就是做了一回访客,“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”,人既不在,我也不想久候,立马返程,去过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平常日子。大抵,一次完整的穿梭就是如此。不深不浅、不咸不淡的,也是不尴不尬、不伦不类的。是不是无聊和虚浮?

认识确乎深刻,深刻到骨感,但还是一次次这样外出,外出几天,就会像只蝙蝠,飞向熟悉的那根枝杈,倒悬着身子念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的陶诗了。这样做,大概也是有原因的吧?

去那些遥远的地方,天空一般很明净,也就是不脏。如果我们不运行,呆在家中不动,看头顶上的天空,一般很浑浊。可是,在明净的天空下,我们一样有驱不散的乡愁,在浑浊的天空下,我们一样有不能被鄙视的快乐。这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呢?

穿梭的一头是远方,一头是家

园。家园就是你不得不住下,不得不住上很久的一处地方。住久了,你和这处地方就成了老友。老到什么程度?老到相对无言,一人一张藤椅,枯坐半日,各想各的破心思。无趣得很,于是发誓不见,可隔了点日子,还是要去敲门,坐那把坐惯的藤椅,喝那壶俗气的花茶,一边专心看自家掌纹。

李白是喝酒的大家,喝到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的境界。一变成三,怎么变的?除了自己和影子,那个神秘的第三者是谁?我若高举夜光杯,谁来当我的第三者?

本年度的最后一天,是农历二十九,这时是残月。“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”是描写残月的名句,写得超美,就是压抑。我想做的是约上两个朋友,拌个豆腐,炒碟花生,削几片山巷口的猪头肉,喝些啤酒,大呼小叫,就这么,粗野而热闹地,将这一年送走。



镇江方言解义 ⑤

文/王川

波斯献宝

“波斯献宝”流行于镇扬一带的方言之中,形容一个人喜欢把自己家中收藏的东西拿出来向别人炫耀、显摆。有人说,这个“波”是“搬弄”的意思,其实非也。“波斯”是个古国的名称,就是现在的伊朗,它在两千多年前就与中国的汉朝通好,丝绸之路就通过波斯。古代的波斯商人善于贸易,经常给中国带来一些没有见过的珍宝,向中国的皇帝奉献,因此就产生了波斯商人会献宝的传说和俗语。

瞥宝回子

这个词和“波斯献宝”是出于一典。汉唐时对外贸易开放,有很多来自西域的商人也来到中国经商。西域一带众多民族原本信仰佛教和拜火教,自隋朝之后绝大多数改信伊斯兰教,中国人一般难以分清其民族的区别,都统称为回族,俗称为回子。这些来自西域的商人专卖宝物,带来一些世所罕见的东西,中国人感到惊异,认为他们会寻宝,镇江方言称寻宝为“瞥宝”,因而形成了这个词。“瞥”在镇江话中念“别”。

歇火

镇江人经常说:“今儿歇火,不玩了!”用歇火来表示结束、停止、完事的意思。表面看字,那火歇掉了,当然也就结束了。但正确的应是“熄火”,而非“歇火”。其实这应该是“歇伙”。“伙”者,伙食,也意味着一个团体,如“结伙”。一个团体,一个单位,聚在一起要开饭,就叫“开伙”,以后扩义为“开张”。伙一歇,当然也就结束了。意近的词还有“散伙”,意为解散、结束,但往往只用于一个单位和团体的解散,大家四散走人。没有“歇伙”一词的用途广泛。

打摆子

镇江方言中,要说一个人做事忽冷忽热,神经质,就会骂道:“你打摆子啊!”“打摆子”是旧时对疟疾的俗称,一个人要是染上了疟疾,身体就会忽而冰冷忽而发烧,非常痛苦,以后引申到一个人的行为上去,但不是句好话,是骂人的。

大雪,为冬点睛

文/张晓波

大雪节气通常在12月7日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这样说,“至此而雪盛也。”

此际树叶凋零,世间暗哑。雪无论是落在黄褐土地之上,或是积于烟褐色乔木的枝丫间,即便书写在洁净白纸上,都是最具亮度的一个词。从开篇到结尾,它始终不徐不疾地漫扬,像积蓄,像酝酿,甚至像读秒,是天地之间一阙《声声慢》。单看雪花则像一只只白蝶,若是多情扑上你的脸,瞬间化出一片鲜润。

候鸟,以消耗本身体重、遭遇天敌的代价,飞行数千里前去南方过冬;留鸟,忍受着严酷的寒冷以及可以预见的饥饿,与我们相伴。它们的飞翔或歌声,多少能擦去些冬的寂寞和阴霾,我喜欢,不,敬佩农人的善良与智慧,他们摘柿子从不摘干净,会留几个在树上。不给鸟儿留下过冬食物,它们怎么挨过这漫漫寒冬呢?

风雪,会将行人尽数赶进屋子。当家人有理由美美地补觉,醒了或可抿口老酒,听听戏文,老天给他们放假呢;妇女们则三五成

群,扎堆做针线、赶毛活;手艺人主要精力用在赶工上,如印年画、编筐、编篓等赚钱补贴家用。我有一朋友,小时候家中是做豆腐的,他一提到冬天,会有别样感情,说雪天里村上磨豆腐的人多,自家生意便好。现在厂里订单再多,也没有儿时那种深入骨髓般的喜悦之感了。更早些日子,粮食进了仓房,干草堆在柴房,都很沉静,气息均匀。雪天里的粮草,芳香更显隐逸悠长。家里壮劳力劈下的柴火,码得整整齐齐,它们在灶膛里,能烧出明亮、飘逸又厚实的火焰,释放出阳光与木头的新鲜气味。还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写过的“看图写话”吗?不是为军烈属扫雪,就是给五保户老奶奶送柴火。读到这里,肯定会有很多朋友会心、莞尔。“一粒米就是一座寺庙”,这样的句子你一定懂了。

雪夜是墨黑的吗?好像不是,星亮着,灯亮着,瓦上的雪亮着,狗吠也亮着。是做食指无主的屏奴,还是六神守一的书痴,任君选择。冬天清寂使人清醒。有好书可

读,雪夜,就是你人生中难得一求的安静守望。

晨起的天光像是被擦亮的银色杯盏,一出门,扑面而来的是薄荷般的清新气息。“白雪皑皑、银装素裹、粉妆玉砌、玉树琼枝……”女教师还在拼命与孩子“攒词”,顽童的心,早已飞到白雪深处、更深处。要是遇上一场雪,现在的我,就会毫不犹豫放下教鞭,让孩子痛痛快快地打回雪仗,堆个雪人,保准他们一辈子都记得。

雪落如羽,回忆也是。小时候捧着手炉,听老祖母讲故事,开头她总是拖着声调“从前啊——”让性急的我们感觉,还有好些事情要发生呢。雪落如歌,年岁也是。世上从没有两片雪花一模一样,就如你我那些好的或不好的生活,没有一天是重复的。2013年剩下的日子,如墙上的日历只有薄薄几张了。无所不能的岁月之手,早将我我用过的时光,整齐地码在生命的屋檐之外,仅是一小堆温暖的柴火吧,等待着那场叫“回忆”的大雪前来覆盖。



“江花”情结

不知是什么时候,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读报。《京江晚报》是我每天必读的报刊之一,而看《京江晚报》就一定去读《江花周刊》。

无论是在工作之隙,或是茶余饭后,都免不了要去浏览她一番,特别是在今年改版以后。她的版面更加独特、内容愈发地丰富了。她带领着我在散文中漫步,看浮生俗世、品人间百味,畅话古今中外、体验风土人情,开阔了视野、增长了学识。可以说“江花”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她陪伴我度过了许许多多的美好时光。

我爱《京江晚报》,我更爱《江花周刊》。我会一如既往地关注“江花”,与“江花”共成长。

望《江花周刊》能海纳百川,真正成为名家文章汇集之地、人间百味鉴赏之餐。(读者 任鑫海)